





劉向新序卷第四

雜事第四

管仲言齊桓公曰夫懇函翔邑闢土殖穀盡地
之利則臣不若甯戚請置以爲田官登降揖讓
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
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
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爲諫臣決獄折中不誣
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弦寧請置以爲大理
平原廣囿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
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置以爲大
司馬君如欲治國強兵則此五子者足矣如欲



霸王則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桓公其似之矣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二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已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

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則不然所用大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者也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群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或自退於郊三日請罪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

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為不肖程黃進之樂商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哲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為相季成程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

流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美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

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劔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標劔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請信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著信天下矣遂不信天下諸侯為然而歸之為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魯之會齊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強楚以致善美之貢

伐山戎為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原失信吾不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溫人聞之亦請降故曰伐原而溫降此之謂也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為踐土之會溫之盟後南破強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上次齊桓本信由伐原也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

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
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爲去之襄
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
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
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襄子遂滅知
氏并代爲天下強本由伐中牟也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內袒左執旄旌右執鸞
刀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處陸之臣以干天之
禍是以使君王昧焉原到弊邑君如憐此喪人
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
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

面也而

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還舍七里
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
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今尅而不
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孟不穿
皮不露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
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君以
不祥立乎天下蓄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
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
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
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
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袍

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犇走
欲度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
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
退師以軼晉寇詩曰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
鰥寡不畏強禦莊王謂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
君之時晉不伐楚及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
之過也如何其辱也大夫曰先君之時
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
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
臣爭以過爲在已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

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
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
以安社稷其霸不亦且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
我王此之謂也

晉文公將伐鄆趙衰言所以勝鄆文公用之而
勝鄆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
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虎
公召郤虎曰衰言所以勝鄆遂勝將賞之曰蓋
聞之子子當賞郤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
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虎不敢固辭乃受賞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

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
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竊而歸灌其瓜瓜惡
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
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
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
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黷怨禍
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補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
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
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
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
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

聞之怒然愧以意自問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
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
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為信故梁楚
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
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
効哉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
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
必有竒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
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
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

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爲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

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
道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
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
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
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栢公與管仲鮑叔寧戚飲酒栢公謂鮑叔姑爲
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
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寧
子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栢公辟席再拜曰寡
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
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時必不驕矣

栢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也
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
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
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
栢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
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子無惡下問
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栢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
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
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栢公怫然作色曰吾聞
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
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

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三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姉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

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擲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

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
慄乎如以腐索御驂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
薄冰不亦危乎哀翁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
斯語矣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
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
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
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
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
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爲
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

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晉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而問曰號之爲號久
矣子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
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
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
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
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
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
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
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

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實位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

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

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旦召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毋得而爲公家隸臣得而爲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毋三年於此矣昨日爲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苟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物咸

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吉此之謂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况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者揮而四海賓者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齊有彗且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

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
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爲人君欲殺其民以
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國盡矣子
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
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
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
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
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曰延壽二十一年臣
請伏於陛下以司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
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之
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

宋康王時有爵生鸛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
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
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
斬社稷而焚之曰威嚴伏天地鬼神罵國老之
諫者爲無頭之棺以示有勇割偃者之背鏃朝
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
王乃逃兒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爲不
可祥反爲禍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宋史之占
非也此黑祥傳所謂黑眚者也猶魯之有鸛鴒
爲黑祥也屬於不謀其咎急也鸛者黑色食爵
大於爵害爵也攬擊之物貪叨之類爵而生鸛

者是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叨之行距諫以生
大禍以自害也故爵生鷓於城陬者以亡國也
明禍且害國也康王不悟遂以滅亡此其效也

劉向新序卷第四

劉向新序卷第五

雜事第五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
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
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
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
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
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
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
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
不愆不忘絜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

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大真顓頊學伯夷
父帝學學伯招帝堯學州文父帝舜學許由禹
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
旦齊桓公學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
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
尹筮吳王闔閭學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學
范蠡大夫種此皆聖王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
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
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
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

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
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
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祭
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
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
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
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
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
非徒網鳥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

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
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
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
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况於人乎或得寶
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管仲傅齊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
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
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
仲射小白中其帶鈎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爲
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
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爲仲父委國而聽之

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里鳧須晉公子
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須
其實化員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爲君里鳧須造
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
曰吾鳧須邪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
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
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
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
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
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弃國之半乎
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於

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謂赦鳧須顯出以爲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

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齊桓公見十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

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
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
猶下布衣之士而况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
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
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恤之
矣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執其僕曰君何為執
曰此非段干木之間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
敢不執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
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
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

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
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
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
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
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案
兵而不敢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善
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
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
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
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
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必爲頃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食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喻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畧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爲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謂謳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爲人上也如此何爲其無

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衣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爲大王不取也意者爲其義耶甲兵之事析人之首剗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爲其貴邪苟慮言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爲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

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荆王之所以屈於田贊而危其國也故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此之謂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弃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

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
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
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
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
馬敗聞矣定公躡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
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
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
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
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
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
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
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矣定公曰善
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
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
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
哉寡人之過也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
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為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
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
曰嘻若是則曷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
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
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飢

饒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則民疲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老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老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君子曰天子居闔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不出檐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

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
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
言謁者不通罪當死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
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
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
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
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
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
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
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

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
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齊閔王亡居衛書曰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
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
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
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主
之賢也因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
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丹又謂閔王
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
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

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
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
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遷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
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言色鄒魯
不納遂走首楚使淖齒將兵救之閔王淖
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斃之而與
燕共分齊地悲夫閔公降大矣之曰地方數千
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諸宗廟喪亡社
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尚不知
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爲賢豈不哀哉公王
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謫佞甚矣閔王不覺追而

善之以辱爲榮以憂爲樂其亡晚矣而卒見殺
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群臣國人將
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齋食及亂作靖郭
君出亡至於野而飢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
君曰何以知之而齋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
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
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群臣不
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後食故齊閔王靖
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夫

宋昭公出亡至於鄙喟然歎曰吾知所以亡矣
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

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
吾過是以此由宋君觀之人主之所以離國
家失社稷者諂諛者衆也故宋昭亡而能悟蓋
得反國云

秦二世胡亥之爲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鄉饗
群臣名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皆視群臣
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
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弃之也故二
世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
於關東閻樂作亂於望夷閻樂趙高之婿也爲
咸陽令詐爲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

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者
從之二世謂曰何謂至於此也宦者曰知此久
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
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
殺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
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
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
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
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
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

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
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
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
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
郭魏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
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
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緹則雖東郭
魏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緹與遙
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弃我如遺此之謂
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
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
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蟻乎當其居桂林之中
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
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
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蹟行
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
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
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又駕而長不
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赳赳此
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曰淪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噐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之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爲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奔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

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

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術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齊有問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問丘邛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駮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顓而後可用耳問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驥騄駉天下之

俊馬也使之與狸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銜使之與管稟決日出昧其便未必能過管稟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印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印對曰夫雞豚謹嗷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

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爲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獨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其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

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
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爲玉尹
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况進賢人乎賢人與
姦臣猶仇讎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
其讎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
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
若繼踵然後賢主之君與焉其賢而不用不可
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

劉向新序卷第五

